



服部文庫
117
85
2



117
85
2

西陽雜俎卷第五

詭習



大曆中東都天津橋有乞兒無兩手以右足夾筆
寫經乞錢欲書時先再三擲筆高尺餘未曾失
落書跡官楷手書不如也

于頔在襄州嘗有山人王固謁見于于性快見其
拜伏遲緩不甚知書生別日遊讌不復得進王
殊怏怏因至使院造判官曾叔政頗禮接之王
謂曾曰予以相公好奇故不遠而來今實乖望

矣予有一藝自古無者今將歸且荷公見待之厚今爲一設遂詣會所居懷中出竹一節及小鼓規纒運寸良久去竹之塞折枝連擊鼓子筒有蠅虎子數十分行而出分爲二隊如對陣勢每擊鼓或三或五隨鼓音變陣天衡地軸魚麗鶴列無不備也進退離附人所不及凡變陣數十乃行入筒中曾觀之大駭方言於于公王已潛去于悔恨令物色求之不獲

張芬曾爲韋南康親隨行軍曲藝過人力舉七尺碑定雙輪水磴常於福感寺趨鞠高及半塔彈力五斗常揀向陽巨筍織竹籠之隨長旋培常留寸許度竹籠高四尺然後放長秋深方去籠伐之一尺十節其色如金每塗牆方丈彈成天下太平字

建中初有河北軍將姓夏彎弓數百斤嘗於毬場中累錢十餘走馬以擊鞠杖擊之一擊一錢飛起六七丈其妙如此又於新泥牆安棘刺數十取爛豆相去一丈一一擲豆貫於刺上百不差

一又能走馬書一紙

元和末均州勛鄉縣有百姓年七十養獺十餘頭捕魚爲業隔日一放將放時先閉於深溝斗門內令饑然後放之無網罟之勞而獲利相若老人抵掌呼之群獺皆至緣衿藉膝馴若守狗戶部郎中李福親觀之

怪術

大曆中荊州有術士從南來止於陟岵寺好酒少有醒時因寺中大齋會人衆數千術士忽曰余有一伎可代抃瓦盞珠之歡也乃合彩色於一器中躡步抓目徐視數十言方飲水再三喫壁 upper 上成維摩問疾變相五色相宣如新寫逮半日餘色漸薄至暮都滅唯金粟綸巾鷲子衣上一花經兩日猶在成式見寺僧惟肅說忘其姓名張魏公在蜀時有梵僧難陀得如幻三昧入水火貫金石變化無窮初入蜀與三少尼俱行或大醉狂歌戍將將斷之及僧至且曰某寄跡桑門別有樂術因指三尼此妙於歌管戍將反敬之

遂留連爲辦酒肉夜會客與之劇飲僧假禡襠
巾襖市鉛黛伎其三尼及坐舍啼調笑逸態絕
世飲將闌僧謂尼曰可爲押衙踏其曲也因徐
對對舞曳緒回雪迅赴摩跌伎又絕倫也良久
喝曰婦女風邪忽起取戍將佩刃衆謂酒狂各
驚走僧乃拔刀斫之皆踣於地血及數丈戍將
大懼呼左右縛僧僧笑曰無草草徐舉尼三支
筇杖也血乃酒耳又嘗在飲會令人斷其頭釘
耳於柱無血身坐席上酒至瀉入脰瘡中面赤
而歌手復抵節會罷自起提首安之初無痕也
時時預言人凶衰皆謎語事過方曉成都有百
姓供養數日僧不欲住閉關留之僧因是走入
壁角百姓遽牽漸入唯餘袈裟角頃亦不見來
日壁上有畫僧焉其狀形似日日色漸薄積七
日空有黑跡至八日跡亦滅僧已在彭州矣後
不知所之

虞部郎中陸紹元和中嘗看表兄於定水寺因爲
院僧具蜜餌時菓隣院僧右邀之良久僧與一

李秀才偕至乃環坐笑語頗劇院僧顧弟子莫
新茗巡將匝而不及李秀才陸不平曰茶初未
及李秀才何也曾笑曰如此秀才亦要知茶味
且以餘茶飲之隣院僧曰秀才乃術士座主不
可輕言其僧又言不逞之子弟何所憚秀才忽
怒曰我與上人素未相識焉知予不逞徒也僧
復大言望酒旗翫變場者豈有佳者乎李乃白
座客某不免對貴客作造次禮因奉手袖中據
兩膝叱其僧曰麤行阿師爭敢禮杖何

在可擊之其僧房門後有筇杖子子跳出連擊
其僧時眾亦為蔽護杖何人隙捷中若有物執
持也李復叱曰捉此僧向牆僧乃負牆拱手色
青短氣唯言乞命李又曰阿師可下階僧又趨
下自投無數衲鼻敗額不已眾為請之李徐曰
緣對衣冠不能煞此為累因揖客而去僧半日
方能言如中惡狀竟不之測矣

元和末鹽城脚力張儼遞牒入京至宋州遇一人
因求為伴其人朝宿鄭州因謂張曰君受我料

理可倍行數百乃掘二小坑深五六寸令張背
立垂足坑口針其兩足張初不知痛又自膝下
至胛再三捋之黑血滿坑中張大覺舉足輕捷
纔午至汴復要於陝州宿張辭力不能又曰君
可暫卸膝蓋骨且無所苦當日行八百里張懼
辭之其人亦不強乃曰我有事須暮及陝遂去
行如飛頃刻不見

蜀有費雞師目赤無黑睛本濮人也成式長慶初
見之已年七十餘或爲人解災必用一雞設祭
於庭又取江石如雞卵令疾者握之乃踏步作
氣虛叱雞旋轉而死石亦四破成式舊家人永
安初不信嘗謂曰爾有厄因丸符逼令吞之復
去其左足鞋及襪符展在足心矣又謂奴滄海
曰爾將病令袒而負戶以筆再三畫於戶外大
言曰過過墨遂透背焉

長壽寺僧嘗言他時在衡山村人爲毒蛇所噬須
臾而死髮解腫起尺餘其子曰咎老若在何處
遂迎咎至乃以灰圍其尸開四門先曰若從足

入則不救矣遂踏步握固久而蛇不至咎大怒
乃取餅數升擣蛇形詛之忽蠕動出門有頃餅
蛇引一蛇從死者頭入徑吸其瘡屍漸低蛇炮
縮而死村人乃活

王潜在荊州百姓張七政善治傷折有軍人損脛
求張治之張飲以藥酒破肉去碎骨一片大如
兩指塗膏封之數日如舊經二年餘脛忽痛復
問張張言前爲君所出骨寒則痛可遽覓也果
獲於牀下令以湯洗貯於絮中其痛卽愈王公
子弟與之狎嘗祈其戲術張取馬草一捆再三
援之悉成燈蛾飛又畫一婦人於壁酌酒滿盃
飲之酒無遺滴逡巡畫婦人面赤半日許可盡
濕起壞落其術終不肯傳人

竈飲在桂州有妖賊封盈能爲數里霧先是常行
野外見黃蛺蝶數十因逐之至一大樹下忽厥
掘之得石函素書大如臂遂成左道百姓
如市乃聲言某日將收桂州有紫氣者我
至期果紫氣如疋帛自山亘于州城白氣如

之紫氣遂散天忽大霧至午稍開霽州宅
滴下小銅佛大如麥不知其數其年韓卒

海州司馬韋敷曾往嘉興道遇釋子希遁深於道
主之術又能用日辰可代藥石見敷鐻曰曰真
道爲公擇日拔之經五六日僧請鐻其半及生
色若鬢矣凡三鐻之鬢不復變座客有所鐻者
僧言取時稍差別後髭色果帶綠其妙如此

衆言石曼有奇術在揚州成式數年不隔旬與之
相見言事十不一中家人頭痛噎咳者服其藥

未嘗効也至開成初在城親故間往往說石曼
術不可測盛傳寶曆中石隨錢徽尚書至湖州
常在學院子弟皆文文呼之於錢氏兄弟求兔
湯餅時暑月獵師數日方獲因與子弟共食笑
曰可留兔皮聊志一事遂釘皮各地壘塹塗之
上朱書一符獨言曰恨投遲恨投遲錢氏兄弟
詰之石曰欲共諸君共記卯年也至太和九年
錢可復鳳翔遇害歲在乙卯

元和中江淮術士王瓊嘗在段君秀家令坐客取

一瓦子畫作龜甲懷之一食頃取出乃一龜放
於庭中循垣而行經窻却成瓦子又取花舍默
封於密器中一夕開花

江西人有善展竹數節可成器 又有人熊葫蘆
云翻葫蘆易於翻鞠

厭鼠法七日以鼠九枚置籠中埋于地秤九百斤
上覆坎深各二尺五寸築之令堅固雜五行書

曰亭部地上土塗竈水火盜賊不經塗屋四角
鼠不食蚕塗倉鼠不食穀以塞埒百鼠種絕

雍益堅云主夜神呪持之有功德夜行及寐可已
恐怖惡夢咒曰婆伽婆演底

宋居士說擲骰子咒云伊諦彌諦彌揭羅諦念滿
萬遍采隨呼而成

雲安井自大江沂別派凡三十里近井十五里澄
清如鏡舟楫無虞近江十五里皆灘石險惡難
于泅沂天師翟祐念商旅之勞於漢城山上
結壇攷召追命群龍凡一十四處皆化爲老人
應召而止乾祐諭以灘波之險害物勞人使皆

平之一夕之間風雷震擊一十四里盡爲平潭矣惟一灘仍舊龍亦不至乾祐復嚴勅神吏追之又三日有一女子至焉因責其不伏應召之意女子曰某所以不來者欲助天師廣濟物之功耳且富商大賈力皆有餘而傭力負運者力皆不足雲安之貧民自江口負財貨至近井潭以給衣食者衆矣今若輕舟利涉平江無虞卽邑之貧民無傭負之所絕衣食之路所困者多矣余寧險灘波以贍傭負不可利舟楫以安富商所以不至者理在此也乾祐善其言因使諸龍皆復其故風雷頃刻而長灘如舊天寶中詔赴上京恩遇隆厚歲餘還故山尋得道而去

亥宗旣召見一行謂曰師何能對曰惟善記覽玄宗因詔掖庭取宮人籍以示之周覽旣畢覆其本記念精熟如素所習讀數幅之後玄宗不覺降御榻爲之作禮呼爲聖人先是一行旣從釋氏師事普寂於嵩山師嘗設食于寺大會群僧及沙門居數百里者皆如期而至聚且千餘人

時有盧鴻者道高學富隱於嵩山因請鴻爲文讚嘆其會至日鴻持其文至寺其師受之致於几案上鐘梵旣作鴻請普寂曰某爲文數千言況其字僻而言怪盍於群僧中選其聰悟者鴻當親爲傳授乃令召一行旣至伸紙微笑止于一覽復致於几上鴻輕其疎脫而竊怪之俄而群僧會于堂一行攘袂而進抗音興裁一無遺忘鴻驚愕久之謂寂曰非君所能教導也當從其遊學一行因竊大衍自此訪求師資不遠數千里嘗至天台國清寺見一院古松數十步門有流水一行立於門屏間聞院中僧於庭布算其聲簌簌旣而謂其徒曰今日當有弟子求吾算法已合到門豈無人道達耶卽除一算又謂曰門前水合却西流弟子當至一行承言而入稽首請法盡受其術焉而門水舊東流今忽改爲西流矣刑和璞嘗謂尹惜曰一行其聖人乎漢之洛下閎造大衍曆云後八百歲當差一日則有聖人定之今年期畢矣而一行造大衍曆

正在差謬則洛下闕之言信矣又嘗詣道士尹崇借楊雄太玄經數日復詣崇還其書崇曰此書意旨深遠吾尋之數年尚不能曉吾子試更研求何遽還也一行曰究其義矣因出所撰太衍玄圖及義訣一卷以示崇崇大嗟服曰此後生顏子也至開元末裴寬爲河南尹深信釋氏師事普寂禪師日夕造焉居一日寬詣寂寂云方有小事未暇款語且請遲回休憇也寬乃屏息止於空室見寂潔正堂焚香端坐坐未久忽聞叩門連云天師一行和尚至矣一行入詣寬作禮禮訖附耳密語其貌絕恭但額云無不可者語訖禮禮訖又語如是者三寂惟云是是無不可者一行語訖降階入南室自闔其戶寂乃徐命弟子云遣鐘一行和尚滅度矣左右疾走視之一行如其言滅度後寬乃服衰經塋之自徒步出城送之

天寶末術士錢知微嘗至洛遂榜天津橋表柱賣卜一卦帛十疋歷旬人皆不詣之一日有貴公

子意其必異命取帛如數卜焉錢命著布卦成
 曰予筮可期一生君何戲焉其人曰卜事甚切
 先生豈悞乎錢云請為韻語兩頭點土中心虛
 懸人足踏跋不肯下錢其人本意賣天津橋給
 之其精如此

酉陽雜俎卷第五

酉陽雜俎卷第六

藝絕

南朝有姥善作筆蕭子雲常書用筆心用胎髮開
 元中筆匠名鐵頭能瑩管如玉莫傳其法
 成都寶相寺偏院小殿中有菩提像其塵不集如
 新塑者相傳此像初造時匠人依明堂先具五
 藏次四肢百節將百餘年纖塵不凝焉
 李叔詹常識一范陽山人停於私第時語休咎必
 中兼善推步禁咒止半年忽謂李曰某有一藝

將去欲以爲別所謂水畫也乃請後廳上掘地
爲池方丈深尺餘泥以麻灰日沒水滿之候水
不耗具丹青墨硯先援筆叩齒良久乃縱筆毫
水上就視但見水色渾渾耳經二日榻以褥綸
四幅食頃舉出觀之古松怪石人物屋木無不
備也李驚異苦詰之惟言善能禁彩色不令沉
散而已

舊記藏彊令人生離或言古語有徵也舉人高映
善意彊成式嘗於荊州藏鉤每曹五十餘人十
中其九同曹鉤亦知其處當時疑有他術訪知
映言但意舉止辭色若察凶視盜也山人石曼
尤妙打彊與張又新兄弟善暇夜會客因試其
意彊注之必中張遂寘鉤於巾篋中曼曰盡張
空拳左有項眼鉤在張君幞頭左翅中其妙如
此曼後居揚州成式因識之曾祈其術石謂成
式曰可先畫人首數十遣胡越異辦則相授疑
其見欺竟不及畫

器奇

開元中河西騎將宋青春驍果暴戾爲衆所忌及
西戎歲犯邊青春每陣常運臂大呼執馘而旋
未嘗中鋒鏑西戎憚之一軍始賴焉後吐蕃大
地獲生口數千軍帥令譯問衣大蟲皮者爾何
不能害青春答曰嘗見青龍突陣而來兵刃所
及若叩鋼鐵我爲神助將軍也青春乃知鉤之
有靈青春死後鉤爲瓜州刺史李廣琛所得戎
風雨後迸光山室環燭方丈哥舒鎮西知之求
易以它寶廣琛不與因贈詩刻舟尋化去彈缺
未酬恩

鄭雲達少時得一劍鱗缺星鐔有時而吼常在庄
居晴日藉膝玩之忽有一人從庭樹窅然而下
紫衣朱虬髮露劍而立黑氣周身狀如重霧鄭
素有膽氣佯若不見其人因言我上界人知公
有異劍願借一觀鄭謂曰此凡鐵耳不堪君翫
上界豈藉此乎其人求之不已鄭伺便良久疾
起斫之不中忽墜黑氣着地數日方散
成式相識溫介云大曆中高郵百姓張存以踏藕

百陽雜錄 三
爲業嘗於岐中見旱藕稍大如臂遂併力掘之
深二丈大至合抱以不可窮乃斷之中得一劍
長二尺色青無刃存不之寶邑人有知者以十
束薪獲焉其藕無絲

元和末海陵夏侯乙庭前生百合花大於常數倍
異之因發其下得篋匣十三重各匣一鏡第七
者光不蝕照日光環一丈其餘規銅而已

高瑀在蔡州有軍將田知迥易折欠數百萬迥至
外縣去州三百餘里高方令錮身勸田憂迫計
無所出其類因爲設酒食開解之坐客十餘中
有稱處士皇甫玄真者衣白若鵝羽貌甚都雅
衆皆有寬勉之辭皇但微笑曰此亦小事衆散
乃獨留謂田曰予嘗遊海東獲二寶物當爲君
解此難田謝之請具車馬悉辭行甚疾其晚至
州舍於店中遂晨謁高高一見不覺敬之因請
高曰玄真此來特從尚書乞田性命高遽曰田
欠官錢非瑀私財如何皇請避左右某於新羅
獲一巾子辟塵欲獻此贖田卽於懷內探出授

高高纔執已覺體中虛涼驚曰此非人臣所有且無價矣田之性命恐不足酬也皇甫請試之翌日因宴於郭外時久旱埃塵且甚高顧視馬尾鬣及左右騶卒數人並無纖塵監軍使覺問高何事尚書獨不塵全豈遇異人獲至寶乎高不敢隱監軍不悅固求見處士高乃與俱往監軍戲曰道者獨知有尚書乎更有何寶願得一觀皇甫具述救田之意且言藥出海東今餘一針力弱不及巾可令一身無塵監軍拜請曰獲此足矣皇卽於巾上抽與之針金色大如布針監軍乃劄於巾試之驟於塵中塵唯及馬鬣尾焉高與監軍日日禮謁將討其道要一夕忽失所在矣

樂

咸陽宮中有鑄銅人十二枚坐皆三五尺列在一筵上琴筑笙竽各有所執皆組綬花彩儼若生人筵下有銅管吐口高數尺其一管空內有繩大如指使一人吹空管人紉繩則琴瑟笙筑皆

作與真樂不異有琴長六尺安十三絃二十六
徽皆七寶飾之銘曰璵璠之樂玉笛長二尺三
寸二十六孔吹之則見車馬出山林隱隱相次
息亦不見銘曰昭華之管

魏高陽子雅美人徐月華能彈臥箏篋為明妃出

塞之聲

有田僧超能吹笳為壯士歌項羽吟將軍崔延伯

出師每臨敵令僧超為壯士擊鼓單馬入陣

古琵琶用鴟雞股開元中段師能彈四角皮絃

賀懷智少撥彈之不能成聲

蜀將軍皇甫直別音律擊陶器能知時月好彈琵琶

元和中嘗造一調乘涼臨水池彈之本黃鍾

而聲入絃負因更絃再三奏之聲猶絃實也直

甚惑不悅目意為不祥隔日又奏於池上聲如

故試彈於他處則黃鍾也直因調絃實夜復鳴

彈於池上覺近岸波動有物激水如魚躍及下

絃則沒矣直遂集客車水竭池窮池索之數日

泥下文餘得鐵一片乃方響絃實鐵也

王沂者平生不解絃管忽旦睡至夜乃寤索琵琶
弦之成數曲一名雀啁蛇一名胡王調一名胡
瓜苑人不識聞聽之莫不流涕其妹請學之乃
教數聲須臾總忘後不成曲

有人以狼臂骨爲笛吹之其聲清圓勝於絲竹
琴有氣常識一道者相琴知吉凶

酉陽雜俎卷第六

酉陽雜俎卷第七

酒食

魏賈翳家累千金博學善著作有蒼頭善別水常
令乘小艇於黃河中以瓠匏接河源水一口不
過七八升經宿器中色赤如絳以釀酒名崑崙
觴酒之芳味世中所絕曾以三十斛上魏莊帝
歷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鄭公愨三伏之際每
率賓僚避暑於此取大蓮葉置硯格上盛酒二
升以簪刺葉令與柄通屈莖上輪菌如象鼻傳

喻之名爲碧甯杯歷下學之言酒味雜蓮氣香
冷勝於水

青田核莫知其樹實之形核大如六升瓠注水其
中俄頃水成酒一名青田壺亦曰青田酒蜀後
主有桃核兩扇每扇着仁處約盛水五升良久
水成酒味醉人更互貯水以供其宴卽不知其
自何處

武溪夷田強遣長子魯居上城次子玉居中城小

子倉居下城三壘相次一曰以拒王莽武二

遣武威將軍劉尚征之尚未至倉獲白

鬣爲壯舉烽請兩兄兄至無事及尚軍來倉舉

火魯以爲不實倉遂戰而死

梁劉孝儀食鯖鮓曰五侯九伯令盡征之魏使崔
劼李騫在坐劼曰中丞之任未應已得分陝騫
曰若然中丞四履當至穆陵孝儀曰鄴中鹿尾
乃酒有之最劼曰生魚熊掌孟子所稱雞跖猩
脣呂氏所尚鹿尾乃有奇味竟不載書籍每用
爲怪孝儀曰實自如此或是古今好尚不同梁

賀季曰青州蟹黃乃爲鄭氏所記此物不書未
解所以騫曰鄭亦稱益州鹿但未是珍味

何胤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

魚鮓脂糖蟹使門人議之學士鍾岢議曰鮓之

就腊驟於屈伸而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

意深懷惻但至於車螯母蠣眉目內闕慙渾沌

之奇脊吻外緘非金人之慎不榮不悴曾草木

之不無馨無臭與瓦礫而何異故宜長充庖

廚口實後梁韋琳京兆人南遷于襄陽天

保中爲舍人涉獵有才藻善劇談常爲鮓表以

譏刺時人其詞曰臣鮓言伏見除書以臣爲粽

一曰熬將軍油蒸校尉臠州刺史脯腊如故肅

承將命含灰屏息憑籠臨鼎載兢載惕臣美愧

夏鱸味慚冬鯉常懷鮓服之謂每懼鼈巖之譏

是以漱流湖底枕石泥中不意高賞殊私曲蒙

鈞拔遂得超升綺席忝預玉盤遠厠玳筵猥頒

象箸澤罩紫膾恩加黃腹方當鳴姜動椒紆蘇

佩櫛輕瓢纒動則樞盤如烟濃汁暫停則蘭肴

成列宛轉綠壑之中逍遙朱唇之內銜恩噬澤
九殞弗辭不任屏營之誠謹列銅鎗門奉表以
聞詔答曰省表具知卿池沼縉紳陂渠俊乂穿
蒲入荇肥滑有聞允堪茲選無勞謝也

伊尹于湯言天子可具三群之蟲謂水居者腥肉
獲者臊草食者羶也

五味 三材 九沸 九變 三齏 七菹 具
酸 楚酪 芍藥之醬 秋黃之蘇 楚苗

挫槽 山膚太 一云苦

甘而不嘜酸而不嘍鹹而不減辛而不擢淡而不
薄肥而不腴

猩脣 獲炙 鱖翠 搗腴 糜臄 述蕩之擊

旄象之約 桂蠹 石鮓 河隈之鮓 鞞

洛之鱒 洞庭之鮓 灌水之鯉 一云鯉 珠翠

之珍 菜黃之鮓 臠鼈 炮羔 鵬鳧 蠙

臠 御宿青祭 一云祭 瓜州紅菱 冀野之梁

芳菰 精稗 會稽之菰 不周之稻 玄

山之禾 楊山之稌 南海之秬 壽木之華

玄木之葉 夢澤之芹 具區之菁 楊楪

之薑 招搖之桂 越酪之菌 長澤之卵

三危之露 崑崙之井 黃頰臙 醒酒鱗

飴餈餽餽 柜枚 寒具 小蠲 熟蜆 炙

糝 蚶子 蟹蛟 葫精 細烏賊 細飄

魚 梨齡 鱖醬 乾栗 曲阿酒 麻酒

振酒 新鱮子 石耳 蒲葉菘 西樺 青

根粟 菰首 縮子鮑熊蒸 麻胡麥 藏荔

支 綠施筍 紫鱒 千里蓴 鱠曰萬丈鱸

足紅粹精細曰萬鑿百螺 蠅首如蛆 張掖

九蒸豉 一丈三節蕨 一歲一花梨 行米

丈松 焦鱠 蚶醬 蘇膏 糖頰蠅子

新烏蚶 繡膠法 樂浪酒法 二月二日法

酒 醬釀法 綠酈法 猪骸羹 白羹 麻

羹 鷓臙 隔冒法 肚銅法 大狷炙 蜀

檮炙 路時腊 棊腊 雙天腊 細麩法

飛麩法 薄演法 籠上字丸 湯中牢丸

櫻桃餠 蝮餅 阿韓特餅 凡當餅 兜猪肉

懸熟 杏炙 鼈炙 脂血 大扁錫 馬

鞍錫 黃醜 白醜 白龍舍 黃龍舍 荆

錫 竿炙 羌炙 一日 疏餅 餈餅 餅

謂之托 或謂之餈餽 餈謂之餈 一日 飽

餈謂之餈 一日 黃餈 餈 餈本二字 皆從魚 茹噉食也

膜 一日 膜 膜脹 膜肉也 膠膜也 騰贖

一日 膜 膜也 格精粹 極儼也 饌 一日 饌 饌

饌 饌餈也 醖醖 醖醖也 酪裁醇漿也

醖醖 醖醖也 醖醖 醖醖也

折粟米法 以簡勝粟一石加粟奴五斗春之粟

奴能合 香 乳煮羊膀利法 檳榔詹闊一

寸長 一 半胡餅皮

鯉鮓鮓法 次第以竹枝賁頭置日中書復為記

賁字 一 五色餅法 刻木蓮花 藉禽獸形按

成之 一 中累積五色堅作道名為鬪釘 色作

一合者 白糖蜜副起板法 湯肱法 沙碁法

甘口法 蔓菁賴菹法 飽霜柄者合眼掘

取作擣蒲形 蒸餅法 用大例麩一升煉猪

膏三合 梨溲法 腴肉法 脾肉法 瀟鮎

法 鱗頭去月骨舌本近喉有骨如月 木

耳鱈 漢瓜菹切用骨力豆牙菹 肺餅法

覆肝法 起起肝如起魚菹 菹族並乙去法 汁一

日 又鱈法 鯉一尺鯽八寸去排泥之羽鯽負

天肉咽後髻前用腹腴拭刀亦用魚腦皆能令

鱈縷不著刀 魚肉凍脰法 淥肉酸脰用鯽魚

白鯽鮓 鯽鯽鮓煮驢馬肉用助底鬱驢肉驢作

鱸貯反炙肉鱸魚第一白其次已前日味

今云 家名食有蕭家餛飩漉去湯肥可以滷茗

色不變 櫻子白瑩如玉 韓約能作櫻桃餠饌其

華處 索餅將軍曲良翰能為驢駿馳峯炙

貞元中有一將軍家出飮食每說物無不堪喫唯

在火候善均五味嘗取敗障泥胡盞 鹿 一曰修理

食之其味極佳道流陳景思說勅使齊日昇養

櫻桃至五月中皮皺如鴻柿不落其味數倍人

不測其法

醫

廬城之東有扁鵲冢云魏時針藥之士以卮腊禱之所謂廬醫也

魏時有句驪客善用針取寸髮斬為十餘段以針

貫取之言髮中虛也其妙如此

王玄榮俘中天竺王阿羅那順以詣闕兼得術士

那羅邇

一有安字

婆言壽三百歲太宗奇之館於金

鷄門內造延年藥令兵部尚書崔敦禮監主之

言婆羅門國有藥名畔茶佉水出大山中石臼

內有七種色或熱或冷能消草木金鐵人手入

則消爛若欲取水以駱駝觸體沉於石臼取水

轉注瓠蘆中每有此水則有石柱似人形守之

若彼山人傳道此水者則死又有藥名咀賴羅

在高山石崖下山腹中有石孔孔前有樹狀如

桑樹孔中有大毒蛇守之取以大方箭射枝葉

葉下便有烏鳥銜之飛去則眾箭射鳥而取其

葉也後死於長安

荆人道士王彥伯天性善醫尤別脉斷人生死壽

天百不差一裴胃尚書子忽暴中病眾醫拱手
 或說彥伯遽迎使視脈之良久曰都無疾乃煮
 散數味入口而愈裴問其狀彥伯曰中無腮鯉
 魚毒也其子因鱸得病裴初不信乃膾鯉魚無
 腮者令左右食之其候悉同始大驚異焉
 柳芳為郎中子登疾重時名醫張方福初除泗州
 與芳故舊芳賀之具言子病唯恃故人一顧也
 張詰旦候芳芳遽引視登遙見登頂曰有此頂
 骨何憂也因按脈五息復曰不錯壽且逾八十
 乃留芳數十字謂登曰不服此亦得登後為庶
 子年至九十而卒

上都街肆惡少率兒而虐割備眾物形狀時諸軍
 張拳並劫劫至有以蛇集酒家捉羊駝擊人
 者今京兆薛公土言白令里長潛部約三千餘
 人悉仗煞屍于市市人有點青者皆灸滅之時
 大寧坊力者張幹割左膊曰生不怕京兆尹右
 膊曰死不畏閻羅王又有王力奴以錢五千召
 割江河胸腹為山亭院池樹草木鳥獸無不悉

酉陽雜俎卷第八

黥

上都街肆惡少率髡而膚割備眾物形狀時諸軍

張拳強劫

一曰引劔

至有以蛇集酒家捉羊羴擊人

者今京兆薛公上言白令里長潛部約三千餘

人悉杖煞屍于市市人有點青者皆炎滅之時

大寧坊力者張幹割左膊曰生不怕京兆尹右

膊曰死不畏閻羅王又有王力奴以錢五千召

割工可胸腹為山亭院池樹草木鳥獸無不悉

具細若設色公悉杖殺之

又賊趙武建劄一百六處番印盤鵠等左右膊刺
言野鴨灘頭宿朝朝被鶻梢忽驚飛入水留命
到今朝 又高陵縣捉得鏤身者宋元素刺七
十一處左臂曰昔日已前家未貧苦將錢物結
交親如今失路尋知己行盡關山無一人右臂
上刺葫蘆上出人首如傀儡戲郭公者縣吏不
解問之言葫蘆精也

李夷簡元和末在蜀蜀市人趙高好鬪 人獄滿

背鏤毗沙門天王吏欲杖背見之輒止恃此轉
爲坊市患害左右言於李李大怒擒就廳前索
新造筋棒頭徑三寸叱杖子打天王盡則已數
三十餘不絕經旬日袒衣而歷門叫呼乞修理
功德錢

蜀小將韋少卿韋表微堂兄也少不喜書嗜好劄
青其季父嘗令解衣視之胸上刺一樹樹杪集
鳥數十其下懸鏡鏡鼻繫索有人止側牽之叔
不解問焉少卿笑曰叔不曾讀張燕公詩否挽

鏡寒鴉集耳

荆州街子葛清勇不膚撓自頸已下遍刺白居易
舍人詩成式常與刺客陳至呼觀之令其自解
背上亦能闇記反手指其去處至不是此花偏
愛菊則有一人持盃臨菊藜又黃夾纈林寒有
葉則指一樹樹上挂纈纈窠鎖勝絕細片刻三
十餘處首體無完膚陳至呼爲白舍人行詩圖
也

成式門下騶路神通每軍設力能戴石簷鞞六百
斤石齧破石粟數十背刺天王自言得神力入
場人助多則力牛常至朔望日具乳糜焚香袒
坐使妻兒供養其背而拜焉

崔承寵少從軍善驢鞠豆腕杖捷如膠焉後爲黔
南觀察使少遍身刺一蛇始自右手口張臂食
兩指繞腕匝頸齟齬在腹拖股而尾及鼯焉對
賓侶常衣覆其手然酒酣輒袒而努臂戟手捉
優伶輩曰蛇咬爾優伶等卽大叫毀而爲痛狀
以此爲戲樂

寶歷中長樂里門有百姓刺臂數十人環矚之忽
有一人白襪屠蘇頃首微笑而去未十步百姓
子刺血如劔痛若次骨俄頃出血十餘衆人疑
向觀者令其父從而求之其人不承其父拜數
十乃捨撮土若祝可傳此如其言血止
成式三從兄邁貞元中嘗過黃坑有從者拾髑顱
骨數片將爲藥一片上有逃走奴三字痕如淡
墨方知黥蹤入骨也從者夜夢一人掩面從其
索骨曰我羞甚幸君爲我深藏之當福君從者
驚覺毛戴遽爲埋之後有事鬼髣髴夢中報之
以是獲財欲至十萬而卒

蜀將尹偃營有卒晚點後數刻偃將責之卒被酒
自理聲高偃怒杖數十幾至死卒第爲營典性
友愛不平偃乃以刀斫肌作殺尹兩字以墨涅
之偃陰知乃他事杖殺典及太和中南蠻入寇
偃領衆數萬保邛崃關偃膂力絕人常戲左右
以棗節杖擊其脛隨擊筋漲擁腫初無痕撻恃
其力悉衆出關逐蠻數里蠻伏發夾攻之大敗

馬倒中數十鎗而死初出關日忽見所殺典擁黃案大如轂在前引心惡之問左右咸無見者竟死於陣

房孺復妻崔氏性忌左右婢不得濃粧高髻月給燕脂一豆粉一錢有一婢新買粧稍佳崔怒曰汝好粧耶我爲汝粧乃令刻其眉以青填之燒鑊梁灼其兩眼角皮隨手焦卷以朱傅之及痂脫瘢如粧焉

楊虞卿爲京兆尹時市里有三王子方能揭巨石遍身圖刺體無完膚前後合抵死數四皆匿軍以免一日有過楊令五百人捕獲閉門杖殺之判云鑿刺四支只稱王子何須訊問使合當辜蜀人工於刺分明如畫或言以黛則色鮮成式問奴輩言但用好墨而已

荊州貞元中市有鬻刺者有印印上簇針爲衆物狀如蟾蜍杵曰隨人所欲一印之刷以石墨瘡愈後細於隨求印

近代梳尚鑿如射月曰黃星

一曰是

鑿鑿鈿之名蓋

自吳孫和鄧夫人也和寵夫人嘗醉儼如意誤傷鄧頰血流嬌婉彌苦命太醫合藥醫言得白獺髓雜玉與虎珀屑當滅痕和以百金購得白獺乃合膏虎珀太多及痕不滅左頰有赤點如意視之更益甚妍也諸婢欲要寵者皆以丹青點頰而進幸焉

今婦人面飾用花子起自昭容上官氏所製以掩黥跡大曆已前士大夫妻多妬悍者婢妾小不如意輒印面故有月點錢點

百姓間有面戴青誌如黥舊言婦人在草薜亾者以墨點其面不爾則不利後人

越人習水必鏤身以避蛟龍之患今南中繡面佬子蓋雕題之遺俗也

周官墨刑罰五百鄭言先刻面以墨窒之窒墨者使守門尚書刑德攷曰涿鹿者鑿人頰也黥人者馬羈笮人面也鄭云涿鹿黥世謂之刀墨之民

尚書大傳虞舜象刑犯墨者皂巾白虎通墨者額

也取漢法火之勝金

漢書除肉刑當黥者髡鉗為城旦舂

又漢書使王烏等闕匈奴法漢使不去節不以墨

黥面不得入穹廬王烏等去節黥面得入穹廬

單于愛之

晉令奴始亡加銅青若墨黥兩眼從再亡黥兩頰

上三亡橫黥目下皆長一寸五分

梁朝雜律凡囚未斷先刻面作劫字

釋僧祇律淫繫印者比丘作梵王法破肉以孔雀

膽銅青寸畫身作字及鳥獸形名為印黥

天寶實錄云日南腕山連接不知幾千里裸人所

居白民之後也刺其胸前作花有物如粉而紫

色画其兩目下去前二齒以為美飾成式以君

子耻一物而不知陶貞白每云一事不知以為

深耻况相定黥布當王淫著紅花欲落刑之墨

屬布在典冊乎偶錄所記寄同志愁者一展眉

頭也

雷

安豐縣尉裴顥士淹孫也言玄宗嘗冬月召山人包超令致雷聲超對曰來日及午有雷遂令高力士監之一夕醮式作法及明至巳矣天無纖翳力士懼之超曰將軍視南山當有黑氣如盤矣力士望之如其言有頃風起黑氣彌漫疾雷數聲玄宗又每令隨哥舒西征每陣常得勝風貞元初鄭州百姓王幹有膽勇夏中作田忽暴雨雷因入蚕室中避雨有頃雷電入室中黑氣陡暗幹遂掩戶把鋤亂擊聲漸小雲氣亦斂幹大呼擊之不已氣復如半牀已至如盤驕然墜地變成熨斗折刀小折脚鐺焉

李鄴在北都介休縣百姓送解牒夜止晉祠宇下夜半有人叩門云介休王暫借霹靂車某日至介休收麥良久有人應曰大王傳語霹靂車正忙不及借其人再三借之遂見五六人秉燭自廟後出介休使者亦自門騎而入數人共持一物如幢扛上環綴旗幡授與騎者曰可點領騎者卽數其幡凡十八葉每葉有光如電起百姓

遍報鄰村令速收麥將有大風雨村人悉不信
乃自收刈至其日百姓率親情據高阜候天色
及午介山上有黑雲氣如窰烟斯須蔽天注雨
如鞭風吼雷震凡損麥千餘頃數村以百姓爲
妖訟之工部員外郎張周封親睹其推案

成式至德坊三從伯父少時於陽羨家乃親故也
一夜遇雷雨每電起光中見有人頭數十大如栲
栳柳公權侍郎嘗見親故說元和末止建州山
寺中夜半覺門外喧鬧因潛於牕櫺中觀之見
數人運斤造雷車如圖畫者久之一嚏氣忽

暗其人兩目遂昏焉

處士周洪言寶曆中邑客十餘人逃暑會飲忽暴
風雨有物墜如獲兩目睽睽衆人驚伏牀下條
忽上堦歷視衆人俄失所在及雨定稍稍能起
相顧耳悉泥矣邑人言向來雷震牛戰鳥墜邑
客但覺殷殷而已

元稹在江夏襄州賈塹有庄新起堂上梁纔畢疾
風甚雨時庄客輸油六七甕忽震一聲油甕悉

列於梁上一滴不漏其年元卒

貞元年中宣州忽大雷雨一物墮地首手足各兩指執一赤蛇嚙之俄頃雲暗乃其符圖而傳之

夢

魏揚元稹能解夢廣陽王元淵夢著衮衣倚槐樹問元稹元稹言當得三公退謂人曰死後得三公耳槐字木傍鬼果爲爾朱榮所殺贈司徒

許超夢盜羊入獄元稹曰當得城陽令後封爲城陽侯

侯君集與承乾謀通逆意不自安忽夢二甲士錄至一處見一人高冠彭髯叱左右取君集威骨來俄有數人操屠刀開其腦上及右臂間各取骨一片狀如魚尾因吮嚙而覺腦臂猶痛自是心悸力耗至不能引一鈞弓欲自首不決而敗揚州東陵聖母廟王女道士康紫霞自言少時夢中被人錄於一處言天符令攝將軍巡南岳遂擲以金鎖甲令騎道從千餘人馬蹶虛南去須

史至岳神拜迎馬前夢中如有處分岳中峯嶺
溪谷無不歷也恍惚而返雞驚覺自是生鬚數

十根

司農卿韋正貫應舉時嘗至汝州汝州刺史柳凌
留署軍事判官柳嘗夢有一人呈案中言欠柴
一千七百束因訪韋解之韋曰柴薪木也公將
此不久乎月餘柳疾卒素貧韋為部署米麥餼
帛悉前請於官數月矣唯官中欠柴一千七百
束韋披案方省柳前夢

方知王生之言不誣矣

補闕楊子孫董善占夢一人夢松生戶前一人夢
棗生屋上董言松丘隴間所植棗字重來重來
呼魄之象二人俱卒

西陽雜俎卷第八

西陽雜俎卷第九

事感

平原高苑城東有漁津傳云魏末平原潘府君字
 惠延自白馬登舟之部手中筭囊遂墜於水囊
 中本有鍾乳一兩在郡三年濟水泛溢得一魚
 長三丈廣五尺刳其腹中有得一墜水之囊金
 針尚在鍾乳消盡其魚得脂數十斛時人異之
 譙郡有功曹囁天統中濟南來府君出除譙郡時
 功曹清河崔公恕弱冠有令德於時春夏積旱

送別者千餘人至此囘上衆渴甚思水升直萬
錢矣來公有思水色怒獨見一青鳥於囘中乍
飛乍止怪而就焉鳥起見一石方五六寸以鞭
撥之清泉湧出因盛以銀瓶瓶滿水立竭唯來
公與恕俱療而已議者以爲盛德所感致焉時
人異之故以爲曰

李彥佐在滄景太和九年有詔詔浮陽兵北渡黃
河時冬十二月至濟南郡使擊冰延舟冰觸舟
舟覆詔失李公驚懼不寢食六日鬢髮暴白至
貌侵膚削從事亦訝其儀形也乃令津吏不得
詔盡死吏懼且請公一祝沉浮于河吏憑公誠
明以死索之李公乃令其爵灑言祝傳語詰河
伯其旨曰明天子在上川瀆山岳祝史咸秩予
境之內祀未嘗匱爾河伯洎鱗之長當衛天子
詔何返溺之予或不獲予齋告于天天將謫爾
吏酹冰辭已忽有聲如震河水中斷可三十丈
吏知李公精誠已達乃沉鈎索一一鈎而出封
角如舊唯篆印微濕耳李公所至令務嚴簡惟

誠於物著於官下如河水色渾駛流大木與纖
芥頃而千里矣安有舟覆六日一醉而堅冰陷
一釣而沉詔獲得非精誠之至乎

盜俠

魏明帝起凌雲臺峻峙數十丈卽韋誕白首處有
人鈴下能着屐登緣不異踐地明帝怪而煞之
腋下有兩肉翅長數寸

高堂縣南有鮮卑城舊傳鮮卑聘燕停於此矣城
傍有盜跖冢冢極高大賊盜嘗訟祈焉齊天
初上鼓縣令丁永興有群賊劫其部內興乃密
令人冢傍伺之果有所祀者乃執諸縣案煞之
自後祀者頗絕

臯覽言盜跖冢在河東按盜跖死於東陵此地古
名東平陵疑此近之

或言刺客飛天野叉術也韓晉公在浙西時瓦官
寺因商人無遮齋剎中有一年少請弄閣乃投
蓋而上單練鬚履膜皮猿挂鳥跂捷若神鬼復
建罨水於結脊下先溜至簷空一足欹身承其

溜焉觀者無不毛戴

馬侍中嘗寶一玉精盃夏蠅不近盛水經月不腐
不耗或目痛含之立愈嘗匣於臥內有小奴七
八歲偷弄墜破焉時馬出未歸左右驚懼忽失
小奴馬知之大怒鞭左右數百將殺小奴三日
尋之不獲有婢晨治地見紫衣帶垂於寢牀下
視之乃小奴蹶張其牀而負焉不食三日而力
不衰馬觀之大駭曰破吾盃乃細過也卽令左
右擗殺之

韋行規自言少時遊京西暮止店中更欲前進店
前老人方工作曰客勿夜行此中多盜韋曰某
留心弧矢無所患也因進發行數十里天黑有
人起草中尾之韋叱不應連發矢中之復不退
矢盡韋懼奔馬有頃風雨忽至韋下馬負一樹
見空中有電光相逐如鞠杖勢漸逼樹杪覺物
紛紛墜其前韋視之乃木札也須臾積札埋至
膝韋驚懼投弓矢仰空乞命拜數十電光漸高
而滅風雷亦息韋顧大樹枝榦童矣鞍馱已失

遂返前店見老人方籬簫韋意其異人拜之且謝有悞也老人笑曰客勿持弓矢須知劍術引韋入院後指鞍馱言卻須取相試耳又出桶板一片昨夜之箭悉中其上韋請役力汲湯不許微露擊劍事韋亦得其一二焉

相傳黎幹爲京兆尹時曲江塗龍祈雨觀者數千黎至獨有老人植杖不避幹怒杖背二十如擊輓革掉臂而去黎疑其非常人命老坊卒尋之至蘭陵里之內入小門大言曰我今日困辱甚可具湯也坊卒遽返白黎黎大懼因弊衣懷公服與坊卒至其處時已昏黑坊卒直入通黎之官闕黎唯趨而入拜伏曰向迷丈人物色罪當十死老人驚起曰誰引君來此卽牽上階黎知可以理奪徐曰某爲京兆尹威稍損則失官政丈人埋形襍迹非證慧眼不能知也若以此罪人是釣人以賊非義士之心也老人笑曰老夫之過乃具酒設席於地招坊卒令坐夜深語及養生之術言約理辯黎轉敬懼因曰老夫有一

伎請爲尹設遂入良久紫衣朱鬢擁劔長短七
口舞於庭中迭躍揮霍挽光電激或橫若裂盤
旋若規尺有短劔二尺餘時時及黎之衽黎叩
頭股慄食頃擲劔植地如北斗狀顧黎曰向試
黎君膽氣黎拜曰今日已後性命丈人所賜乞
役左右老人曰君骨相無道氣非可遽教別日
更相顧也揖黎而入黎歸氣色如病臨鏡方覺
鬚剃落十餘翌日復往室已空矣

建中初士人韋生移家汝州中路逢一僧因與連
鑣有論頗洽日將銜山僧指路謂曰此數里是
貧道蘭若郎君豈不能左顧乎士人許之因令
家口先行僧卽處分步者先排比行十餘里不
至韋生問之卽指一處林烟曰此是矣又前進
日已沒韋生疑之素善彈乃密於靴中取弓卸
彈懷銅丸十餘方責僧曰弟子有程期適偶貪
上人清論勉副相邀今已行二十里不至何也
僧但言且行至是僧前行百餘步韋知其盜也
乃彈之僧正中其腦僧初不覺凡五發中之僧

始捫中處徐曰郎君莫惡作劇韋知無奈何亦不復彈見僧方至一庄數十人列炬出迎僧延韋坐一廳中喚云郎君勿憂因問左右夫人下處如法無復曰郎君且自慰安之卽就此也韋生見妻女別在一處供帳甚盛相顧涕泣卽就僧僧前執韋生手曰貧道盜也本無好意不知郎君藝若此非貧道亦不及也今日故無他幸不疑也適來貧道所中郎君彈悉在乃舉手搦腦後五丸墜地焉蓋腦衝彈丸而無傷雖列言無痕撻孟稱不膚撓不翅過也有頃布筵具蒸犢犢劊刀子十餘以糞餅環之揖韋生就坐復曰貧道有義弟數人欲令伏謁言未已朱衣巨帶者五六輩列於階下僧呼曰拜郎君汝等向遇郎君則成糞粉矣食畢僧曰貧道久爲此業今向遲暮欲改前非不幸有一子伎過老僧欲請郎君爲老僧斷之乃呼飛飛出叅郎君飛飛年才十六七碧衣長袖皮肉如脂僧叱曰向後堂侍郎君僧乃授韋一劔及五丸且曰乞郎君

盡藝殺之無爲老僧累也引韋入一堂中乃反鎖之堂中四隅明燈而已飛飛當堂執十短馬鞭韋引彈意必中丸已敲落不覺跳在梁上循壁虛攝捷若猿猱彈丸盡不復中韋乃運劍逐之飛飛倏忽逗閃去韋身不尺韋斷其鞭節竟不能傷僧久乃開門問韋與老僧除得害乎韋具言之僧悵然顧飛飛曰郎君證成汝爲賊也知復如何僧終夕與韋論劍及弧矢之事天將曉僧送韋路口贈絹百疋垂泣而別

元和中江淮中唐山人者涉獵史傳好道常遊名山自言善縮錫頗有師之者後於楚州逆旅遇一盧生氣相合盧亦語及爐火稱唐族乃外氏遂呼唐爲舅唐不能相捨因邀同之南嶽盧亦言親故在陽羨將訪之今且貪舅山林之程也中途止一蘭若夜半語笑方酣盧曰知舅善縮錫可以梗槩語之唐笑曰某數十年重趼從師只得此術豈可輕道耶盧復祈之不已唐辭以師授有時可遲岳中相傳盧因作色舅今夕須

傳勿等閑也唐責之某與公風馬牛耳不意肝
暗相遇實慕君子何至騶卒不若也盧攘臂瞋
目眄之良久曰某刺客也舅不待將死於此因
懷中探烏韋囊出匕首勢如偃月執火前熨
斗削之如扎唐恐懼具述盧乃笑語唐幾悞殺
舅此術十得五六方謝曰某師仙也令某等十
人索天下妄傳黃白術者殺之至添金縮錫傳
者亦死某久得乘蹻之道者因拱揖唐忽失所
在唐自後遇道流輒陳此事戒之

李廓在潁州獲光火賊七人前後殺人必食其肉
獄具廓問食人之故其首言某受教於巨盜食
人肉者夜入人家必昏沉或有魘不悟者故不
得不食兩京逆旅中多畫鸚鵡及茶椀賊謂之
鸚鵡辣者記背所向椀子辣者亦示其緩急也

世陽雜俎卷第九
人肉濟濟人人容必死也
昔不食兩京道中
人肉濟濟人人容必死也
昔不食兩京道中
人肉濟濟人人容必死也
昔不食兩京道中

世陽雜俎卷第十

物異

秦鏡儻溪古岸石窟有方鏡徑丈餘照人五藏秦
皇世號為照骨寶在無勞縣境山

風聲木東方朔西鄉汗國迴得風聲木枝帝以賜
大臣人有疾則枝汗將死則折應人生年未半
枝不汗

漢高祖入咸陽宮寶中尤異者有青玉燈檠高七
尺五寸下作蟠螭以口銜燈燈燃則鱗甲皆動

炳煥若列星

珊瑚漢積翠池中珊瑚高一丈二尺一本在柯上
有四百六十二條是南越王趙佗所獻號爲烽
火樹夜有光影常似欲燃

石墨無勞縣山出石墨爨之彌年不消

異字境山西有石壁壁間千餘字色黃不似鐫刻
狀如科斗莫有識者

田公泉華陽雷平山有田公泉飲之除腸中三蟲
用以浣衣勝灰汁

螢火芝良常山有螢火芝其葉似草實大如豆紫
花夜視有光食一枚心中一孔明食至七心七
竅洞徹可以夜書

石人尋陽山上有石人高丈餘虎至此輒倒石人
前

冬瓜晉高衡爲魏郡太守戍石頭其孫雅之在廐
中有神來降自稱白頭公所拄杖光照一室又
有一物如冬瓜眼遍其上也

豫章船昆明池漢時有豫章船一艘載一千人

銅駝漢元帝竟寧元年長陵銅駝生毛毛端開花
漢晉時錢塘有人作筴年收魚億計號爲萬匠筴
碑龜臨邑縣北有華公墓碑尋失唯跌龜存焉石
趙世此龜夜常負碑入水至曉方出其上常有
萍藻有伺之者果見龜將入水因叫呼龜乃走
墜折碑焉

陸鹽昆吾陸鹽周十餘里無水自生末鹽月滿則
如積雪味甘月虧則如薄霜味苦月盡則全盡
潁陽碑魏曹丕受禪處後六字生金司馬氏金行

明六世遷魏也

泉元街縣有泉泉眼中水交旋如盤龍或試撓破
之尋手成龍狀驢馬飲之皆驚走

石漆高奴縣石脂水或云水上如漆採以膏車

水及燃燈極明

麝澄晉時有徐景於宣陽門外得一錦麝澄至家
不開視有蟲如蟬五色後兩足各綴一五銖錢
玉龍梁大同八年戊戌主楊光欣獲玉龍一枚長一
尺二寸高五寸雕鏤精妙不似人作腹中容斗

餘頸亦空曲置水中令水滿倒之水從口出水

聲如琴瑟水盡乃止

木字齊永明九年秣陵安明寺有古樹伐以為薪

木自然有法大德三字

木簡齊建元初延陵季子廟舊有湧井井北忽有

金石聲掘深二尺得湧泉泉中得木簡長一尺

廣一寸二分隱起字曰廬山道士張陵再拜謁

泉木堅而白字色黃赤木宗廟地中生赤木人君

禮名得其宜也

紅沫練丹砂為黃金碎以染筆書入石中削去逾

明名曰紅沫

鏡石濟南郡有方山相傳有與生得仙於此山南

一有明鏡崖石方三丈魍魎行伏了了然在鏡中

一南燕時鏡上遂使漆焉俗言山神惡其照物故

漆之

承受石筑陽縣水中有孤石挺出其下澄潭時有

見此石根如竹色黃見者多凶俗號承受石

錐中牟縣魏任城王臺下中有漢時鐵錐長六

尺入地三尺頭西南指不可動

釜石夷道縣有釜瀨其石大者如釜小者如斗形色亂真唯實中耳

魚石衡陽湘鄉縣有石魚山山石色黑理若生雌黃開發一重輒有魚形鱗鱗首尾有若畫長數寸燒之作魚腥

銅神衡陽唐安縣東有略塘塘有銅神往往銅聲激水水為變綠作銅狀盡死

材中宿縣山下有神字漆水至此沸騰鼓怒槎木泛至此淪沒竟無出者世人以為河伯下材

鼓杖含淮縣翁水口下東岸有聖鼓杖即陽山之鼓杖也橫在川側衝波所激未嘗移動眾鳥飛鳴莫有萃者船人悞以篙觸必患瘡

井石陽縣有井水半青半黃黃者如灰汁取作粥飲悉作金色氣甚芬馥

燃石建城縣出燃石色黃理疎以水灌之則熱安鼎其上可以炊也

石鼓冀縣有天鼓山山有石如鼓河鼓星搖動則

石鼓鳴鳴則秦土有殃

半湯湖句容縣吳瀆塘有半湯湖湖水半冷半熱

熱可以淪雞皆有魚髮入輒死

鹽响腮

明

縣鹽井有鹽方寸中央隆起如張傘

名曰傘子鹽

泉玉門軍有蘆葭泉周二丈深一丈馳馬千頭飲

之不竭

伏苓沈約謝始安王賜伏苓一枚重十二斤八兩

有表

古鑊號州陵縣石城崗有古鑊一口樹生其內大

數圍

君王鹽白鹽崖有鹽如水精名為君王鹽

手板宋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顏有庾道敏者

善相手板休祐以已手板托言他人者庾曰此

板乃貴然使人多忤休祐以楮淵詳密乃換其

手板别日褚於帝前稱下官帝甚不悅

鼠丸王蕭造逐鼠丸以銅為之晝夜自轉

木囚論衡言李子長為政欲知因情以梧桐為人

象囚之形鑿地爲臼以蓋葦爲郭藉臥木囚於其中囚當罪木囚不動囚或寃木囚乃奮起

蘇秦金魏時洛陽令史高顯掘得黃金百斤銘曰

蘇秦金

梨洛陽報德寺梨重六斤

甌花滕景真在廣州七層寺元微中罷職歸家婢

炊釜中忽有聲如雷米上芄芄隆起滕就視聲

轉壯甌上花生數十漸長似蓮花色亦有光似

金俄頃萎滅旬日滕得病卒

金金中螻頂金最上六兩爲一桀有臥螻蛄穴及

水皐形當中陷處名曰趾腹又鋌上凹處有紫

色名紫膽開元中有大唐金一有印字卽官金也

玄金唐太宗時汾州言青龍白虎吐物在空中有

光如火墜地陷入二尺掘之得玄金廣尺餘高

七寸

芝天保初臨川人李嘉胤所居柱上生芝草狀如

天尊太守張景佚拔柱獻焉

龜建中四年趙州寧晉縣沙河北有大棠梨樹百

姓常祈禱忽有群蛇數十自東南來渡北岸集棠梨樹下爲二積留南岸者爲一積俄見三龜徑寸繞行積傍積蛇盡死乃各登其積視蛇腹各有瘡若矢所中刺史康曰知圖甘棠奉三龜來獻

雪貞元二年長安大雪平地深尺餘雪上有薰黑色

雨木貞元四年雨木於陳留大如指長寸許每木有孔通中所下其立如植徧十餘里

齒苑那衍國有金輪王齒長三寸

石柱劫化他國有石柱高七十餘尺無憂王所建色紺光潤隨人罪福影其上

旃檀鼓于闐城東南有大河溉一國之田忽然絕流其國王問羅洪僧言龍所爲也王乃祠龍水中有一女子凌波而來拜曰妾夫死願得大臣爲夫水當復舊有大臣請行舉國送之其臣車駕白馬入水不溺中河而後白馬浮出負一旃檀鼓及書一函發書言大鼓懸城東南寇至鼓

當自鳴後寇至鼓輒自鳴
石鞞于闐國刹利寺有石鞞

石阜石河日縣東有石阜石破之有祿馬跡
舍利東迦畢誠國有宰堵波舍利常見如綴珠幡

循繞表樹

蟻像健馱邏國石壁上有佛像初石壁有金色蟻

大者如指小者如米齧石壁如雕鐫成立佛狀
焦米乾陞國昔尸毗王倉庫爲火所燒其中粳米

焦者于今尚存服一粒永不患瘡
辟支佛鞞于闐國贊摩寺有辟支佛鞞非皮非絲

歲久不爛
石馳溺拘夷國北山有石馳溺水溺下以金銀銅

鐵瓦木等器盛之皆漏掌承之亦透唯瓢不漏
服之令人身上毳毛落盡得仙出論衡

人木大食西南二千里有國山谷間樹枝上化生
人首如花不解語人借問笑而已頰笑輒落

馬俱位國以馬種蒔大食國馬解人語
石人菜子國海上有石人長一丈五尺大十圍昔

秦始皇遣此石人追勞山不得遂立於此

銅馬俱德建國烏滸河中灘派中有火祆祠相傳
祆神本自波斯國乘神通來此常見靈異因立
祆祠內無象於大屋下置大小爐舍簷向西人
向東禮有一銅馬大如次馬國人言自天下屈
前脚在空中而對神立後脚入土自古數有穿
視者深數十丈竟不及其蹄西域以五月爲歲
每歲日烏滸河中有馬出其色如金與此銅馬
斷相應俄復入水迺有大食王不信入祆祠將
壞之忽有火燒其兵遂不敢毀

虵磧蘇都瑟匿國西北有虵磧南北虵原五百餘
里中間遍虵毒氣如烟飛烏墜地虵因吞食或
大小相噬及食生草

石鼉私訶條國金遼山寺中有石鼉衆僧飲食將
盡向石鼉作禮於是飲食悉具

神厨俱振提國尚鬼神城北隔真珠江二十里有
神春秋祠之時國王所須什物金銀器神厨中
自然而出祠畢亦滅天后使驗之不妄

毒槩南蠻有毒槩無刃狀如朽鐵中人無血而死
言從天雨下入地丈餘祭地方掘得之

甲遼城東有鎖甲高麗言前燕時自天而落

土櫛榔狀如櫛榔在孔穴間得之新者猶軟相傳

蟾蜍矢也不常有之主治惡瘡

鬼矢生陰濕地淺黃白色或時見之主瘡

石欄干生大海底高尺餘有根莖上有孔如物黠

漁人網罟取之初出水正紅色見風漸漸青色

主石淋

壁影高郵縣有一寺不記名講堂西壁枕道每日

晚人馬車輦影悉透壁上衣紅紫者影中鹵莽

可辨壁厚數尺難以理究辰午之時則無相傳

如此二十餘年矣或一年半年不見成式太和

初揚州見寄客及僧說

醢石成式群從有言少時嘗毀鳥巢得一黑石如

雀卵圓滑可愛後偶置醋器中忽覺石動徐視

之有四足如綆舉之足亦隨縮

桃核水部員外郎杜衡常見江淮市人以桃核扇

量米止容一升言於九嶷山溪中得

人足處士元固言貞元初嘗與道侶遊華山谷中見一人股襪履猶新斷如膝頭初無瘡迹

窰椀江淮有士人庄居其子年二十餘常病魘其父一日飲茗甌中忽砲起如漚高出甌外瑩淨若琉璃中有一人長一寸立於漚高出甌外細視之衣服狀貌乃其子也食頃爆破一無所見茶椀如舊但有微壘耳數日其子遂着神譯神言斷人休咎不差謬

鐵鏡荀諷者善藥性好讀道書能言各理樊見嘗給其絮帛有鐵鏡徑五寸餘鼻大如拳言於道者處得亦無他異但數人同照各自見其影不見別人影

大蟲皮永寧王鹽鍊舊有大蟲皮大如一掌鬚尾斑點如犬者

人腊李章武有人腊長三寸餘頭項膊肋成就云是憊僿國人

牛黃牛黃在膽中牛有黃者或吐弄之集賢按書

張希復言嘗有人得其所吐黃剖之中有物如蝶飛去

上清珠肅宗為兒時常為玄宗所器每坐於前熟視其貌謂武惠妃曰此兒甚有異相他日亦吾大家一有福天子因命取上清玉珠以絳紗裹之繫于頸是開元中蜀賓國所貢光明潔白可照一室視之則仙人玉女雲鶴絳節之形搖動於其中及即位寶庫中往往有神光異日掌席者其以事告帝曰豈非上清珠耶遂令出之絳紗猶在因流泣示近臣

賜也遂令貯之以翠玉楚州界有小山山上

楚州界有小山山上三丈遇石鑿石穴尺二濶四尺赤如龜子可

愛中若可貯水狀僧伽擊一魚視之遂瀝血牛月日方止

虞鄉有山觀甚幽寂有滌陽道士居焉太和申道

士嘗一夕獨登壇望見庭中忽有異光自井泉中發俄有一物狀若兔其色碧精金隨光而出環遶醮壇久之復入于井自是每夕輒見道士異其事不敢告于人後因淘井得一金兔甚小李元爛然卽置于巾箱中時御史李戎職于蒲津戎之士友善道士因以遺之其後戎自奉先縣令爲忻州刺史其金兔忽亡去後月餘而戎卒

李師古治山亭掘得一物類鍬斧頭時李章武游東平師古示之武驚曰此禁物也可飲血三斗驗之而信

